

清代史論

清代史論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正月四版

(清代史論八冊)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版權所有

著述者 古越蔡邴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武昌察院坡

總發行所上海
河南路
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清代史論卷十五

光緒朝

●三國代索遼東

馬關約成。割讓遼東半島之事。將實行。俄人恐不利於己。遂聯合德法兩國。以公文致日本外部。抗議且皆遣派艦隊。分泊長崎遼海。以示威。時中國方派伍廷芳聯芳為換約使。與日使伊東已正洽換約於煙臺。又派李經方為割臺灣使。與日使樺山資紀換約於日艦中。至索還遼東之議起。三國聲勢洶洶。日本慮不能與敵。乃允之。惟索贖遼東費二百兆兩。旋經三國公斷。減至三十兆兩。成議。光緒二十一年九月。日使林董至北京。與李鴻章訂還遼東半島約。越月。日軍之留中國境內者。已屆撤還之期。乃一律撤去。

索還遼東之議。誰倡之。曰。俄倡之也。俄之倡此議。為市惠計耶。曰。否。俄何愛於我。而為我索還遼東乎。為均勢計耶。亦曰。否。利於日。不利於俄。日得遼東。固為

俄人之大忌。然索之於日而還之於我。亦豈俄人之所甘心乎。然則俄倡此議也何居。曰。是將取遼東為己有。而姑用是假仁仗義之術。以弄中國而制日本也。俄之視遼東為外府也久矣。愛琿界約成於咸豐八年。而黑龍江左岸盡屬於俄。北京續約成於咸豐十年。而烏蘇里河右岸復隸於俄。西伯利亞大鐵道建築告成。方欲逐漸展長。為網布滿洲。南下遼東之舉。何來敵手。敢先染指。乃竟於卧榻之側。首自鼾睡乎。思之思之。不與日爭。必不可。徑與日爭。亦不可。於是再三會議。得一藉口焉。曰。代中國索還遼東。又以孤掌難鳴。非萬全策。復再四躊躇。得一敏腕焉。曰。糾合德法二國。代中國索還遼東。夫索還遼東之問題。對於中國大德也。市大德於中國。則中國必感恩圖報。而俄可任意索酬。今日之遼東。由日本而歸中國。他日之遼東。即可由中國以入俄邦。計何巧耶。糾合德法以代索遼東。私恩亦公義也。遼東非俄地。日據之於俄。無與。俄而強為越俎。適以滋各國之疑猜。且日方戰勝。勢燄獨張。一經抗爭。必致決裂。成敗利鈍。不可逆料。偶或蹉跌。如貽笑何。惟南聯德。西聯法。利用外人以威嚇日本。則日

人必望而生畏。不能不就我範圍。既無勞師糜餉之虞。復無叢詬招尤之懼。計愈工而術愈狡矣。語有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自以為安。不知螳螂已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攫其後。螳螂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之又伺於其旁。中國猶秋蟬也。日本猶螳螂也。俄則一黃雀耳。以秋蟬遇螳螂。則固不相敵。以螳螂遇黃雀。則亦愧弗如此。世界中之所以論力不論理。尚術不尚道也。獨是中國為戰敗之國。含垢蒙辱。忍氣吞聲。得一強有力者。代鳴不平。但期目前之洩忿。遑顧日後之責償。急不暇擇。尚無足責。獨怪夫德法二國。夙處歐洲。於遠東之關繫。猶輕。不若俄日之接壤滿洲。互生妒忌。胡為俄一倡起。彼即贊同。以言論為先聲。以兵力為後盾。長崎遼海間。三國兵艦絡繹而來耶。曰。中國為龐大偉碩之邦。土地美。物產饒。疇不欲分嘗一嚮以為快。日窺之。俄伺之。而德法亦未始不豔羨之也。遼東為日人所據。俄之隱恨不待言。即德法且引為己憾。人厚我薄。人贏我虧。豈德法之所甘受乎。助俄抑日。為他日索償張本。何憚而不出此。而清廷之王大臣。且施施然曰。此俄之賜也。此德法之惠也。此中國之福也。遼東

贖還三千萬金不為多。嗚呼金已去矣。其如地之不終為吾有何哉。

注釋 愛琿界約

北京續約

均見咸豐朝

秋蟬數語

本吳太子友語見吳越春秋

長崎在日

海道東境濱海處為通商巨港

●中俄密約

李鴻章之赴日議和也。曾與俄使喀希尼訂有密約。乞俄相助。迨日本讓還遼東。喀希尼欲執約要求。而李已罷直督。無由踐約。適光緒二十二年春。俄皇加冕。清廷擬派王之春往賀。喀以職卑不稱。運動李為專使。遂改派李鴻章赴俄。李至俄。舊都莫斯科。與俄大藏大臣微德訂密約六條。略如中。俄協力禦日。遇有戰事。中國海口。准俄船駛入。又許俄國接造吉林。黑龍江等處鐵路。以達海參崴。并得於此路運兵。據醴陵劉彥著中國近時外交史。內載中俄密約。與此互異。除允俄築吉黑兩省鐵路外。復准俄駐兵開礦。暨借俄員訓練滿洲軍隊。及租借膠州灣等條件。未知孰是。至是年七月。駐俄使臣許景澄與俄訂道勝銀行合同。約中國出銀五百

萬兩與道勝銀行合同營業。復訂東省鐵路協約。由華俄道勝銀行承辦。總辦由中國選派。股票由商民購買。不論中俄。自開車日起。滿三十六年。得給價收回。滿八十年。路歸中國。無庸給價。逾月。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與喀使訂中俄火車軌道專約。其要如西伯利亞鐵路進黑吉二省。滿三十年贖回。奉天至山海關鐵路。亦得由俄代造。應與俄同車道。以便往來。滿十年贖回。車道歸中國地方官保護。僻地車站。許俄兵駐紮。又吉林長白山。准俄開礦。滿洲練軍。准聘俄員教練。膠州灣租與俄國十五年為期。旅順大連灣。不得他讓。是為報俄索還遼東之種種條約。

天下未有恃人而能自立者。陳蔡與楚而卒亡於楚。齊韓與秦而卒滅於秦。恃人之適為人制也。必矣。中東一戰。清為日敗。非衆寡之殊形也。非主客之異勢也。弊在將驕士惰。兵偷器窳。未戰先怯。已戰輒潰。故一敗再敗。不堪收拾耳。我果以戰敗為辱。蓋發憤為雄。勵精圖治。申儆討善。訓練養成實力。待時而動。則未始不足以復讎。句踐之敗於夫椒也。屈膝行成。辱甚矣。乃其後卒以沼吳者。

何耶。普魯士之受制於拿破崙也。城下乞盟。割地償款。其辱亦甚。乃不數年間。乘法國之困。攻陷巴黎。執讎人而流錮之者。又何耶。蓋天下事。經一蹉跌。即增一策勵。則新嘗膽。未晚也。練軍製械。未遲也。惟不務責己。徒欲求人。則適以闕其自強之機。而國且日危。而日弱。異哉合肥。不能禦日本。乃欲丐俄以為之助乎。日本一敵也。俄亦一敵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吾正不解合肥何心。而設此拒虎引狼之策也。推合肥之意。方痛心於馬關之迫脅。舉生平未有之奇辱。叢諸一身。輾轉思維。急不遑擇。與其失之日人。毋寧賂諸友邦。於是與俄使秘密會商。朝歸遼東。暮踐密約。嗚呼。合肥誤矣。同一被噬。何擇虎狼。虎之饒吻可畏也。而狼之野心尤可畏。其性貪饕。其志陰狡。寧有養狼而不傷人耶。或曰。中俄密約凡六條。其宗旨在攻守同盟。惟吉黑二省鐵路。建築之權歸俄而已。或曰。中俄密約為十二款。築路以外。如駐兵。如開礦。如聘俄員訓練滿軍。如租借膠州灣十五年。皆載入此約。吾證以後日之銀行鐵路合同。及中俄火車軌道約章。大致不離乎後說者。近是。悲夫。悲夫。日人之所得者。猶不過遼東半島而已。信如

斯約是舉東三省之路權礦權兵權而并入俄人之掌握也。豈惟東三省甚且挈山東之要口而亦畀之所施有限而所報无窮。是何若忍痛以割遼東之為愈耶。合肥合肥。一生誤國之咎無逾此矣。吾咎合肥。吾不得不服俄使外交之巧。鐵路也。銀行也。假名營業。一括無餘。使我自敝於不覺。開鑛也。練軍也。租地也。則直吸精敲髓。潰腑爛腸。不使我垂斃不止。以視日人之威嚇力迫。蓋尤高出一籌而不可思議者也。且與合肥訂約於莫斯科。由大藏而不由外部。與清廷王大臣訂約於北京。由督辦軍務處而不由總理衙門。陰鷲迅悍之手腕。匪特為中國所不能防。即各國之著名外交家。亦且有無從窺測者。迨至秘密一開。相率瞠目擣舌。詫為異事。俄其真善於愚人哉。而關東危矣。而中國益從此多事矣。然後知國不自強。而徒恃外援。轉以速禍。虎未出門。狼先入室。未有能倖免者也。

注釋

陳蔡

見春秋左傳

齊韓

戰國時齊王建始終事秦。不助五國。五國亡。齊亦被滅。韓王安先稱藩於秦。秦獨首併韓地。虜王安

而夫椒

兩山名在太湖中。今稱東洞庭。即夫西。普魯士失和。法皇拿破崙大破

晉軍長驅入柏林。普割地償款與法和。越六年。普與俄聯盟。攻臨法京巴黎。迫拿破崙讓位。流錮以爾巴島。莫斯科俄國舊都。在南彼得大帝始遷都聖彼得堡。今改名彼得格勒。惟俄皇行加冕禮。須在是城大殿中。垂為常例。

各國軍港之租借

中俄密商。既已踐約。法人亦於光緒二十一年。與中國訂立勘界通商專條。得滇邊陸地及廣西鎮南關至龍州鐵路權。并以河口代蠻耗通商。蠻耗商約成於光緒十三年。加開思茅一埠。惟德則未獲所償。二十三年冬。山東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二人。德艦隊遂突進膠州灣。占據礮臺。由德使海靖提出要約。索租膠澳與築路開鑛等件。清廷不得已允之。翌年約成。即將膠澳四周百里租與德國。九十九年。膠州至濟南鐵路與路旁百里之礮山歸德人建築採辦是也。俄以膠澳為密約租借地。責清廷不宜轉給德人。乃復由李鴻章與俄使磋商。以旅順大連灣二處及鄰近海面租與俄國。定期二十五年。并准其建造礮臺展長路線。從營口鴨綠江中間接至濱海。方便之處。英人以均勢為辭。要拓九龍租界。期如膠澳例。

索租威海衛期如旅大例。又越年廣州附近有法國兵官被戕。法人踵德故智。以兵艦踞廣州灣。亦仿訂膠澳租約。未幾意大利索浙江之三門灣。為清政府所拒。乃自開秦皇島（直隸）吳淞（江蘇）三都澳（福建）等為商埠。以杜各國之要求。自是沿海軍港所僅存者。一福州之馬尾而已。外此則租借殆盡矣。

牽一髮而全身皆動者。膠澳之租是也。膠澳胡為租與德人。僉曰。為戕害德國教士故。嗚呼。因戕害教士而發難。固也。即無此戕害教士之變。德顧能默爾息哉。遼東之索還。倡之者俄。贊之者德。與法。俄之得報最厚。法次之。德獨向隅。不平孰甚。天下事無求於人。則已耳。既有所求。不能無報。能一切不報。則亦已矣。報俄以關東無限之利權。報法以滇南各種之利益。而獨無以報德。德寧有不憤憤乎。況為俄讎。日俄獲厚利而去。未嘗代德請償。是德既怨我。而并且怨俄矣。中俄密約。膠州灣允為俄租。約雖未布。德已聞之。其欲破壞此約。以洩私忿者已久。曹州教案。適予以機而授其隙耳。不然。教案一起。所戕害者。第一二教

士懲克抵償給款撫卹亦已足矣胡必以割地為謝開中國未有之先例耶且膠澳之租借權既已讓與尚以為未足必舉膠濟鐵路權與路旁百里之鑛山開采權而盡取之設或不幸有甚於曹州教案者其將何道以償之耶蓋其蓄憤也深故其要索也奢據膠州灣正所以懲我之失酬而破俄之詭計也嗚呼德之憤固洩矣而俄詎肯以已得之地讓諸他人乎索旅順大連灣以代膠澳彼猶且曰吾為友邦故姑許通融苟不爾雖以牛易羊不願也孰意俄使去而英人之詰責又來英人去而法艦之迫脅復至英人若曰德租膠澳俄租旅大彼皆有分而我獨無有可乎九龍之舊租界可拓也山東之威海衛可索也不與我毋後悔法人若曰德可脅租膠澳以償教士之命吾寧不可脅租廣州灣以償兵官之命乎盍下手毋少緩嗚呼投骨於地羣犬狺狺骨盡而噬仍不止左文襄之言驗矣原其遠因則實自索還遼東一事始無索還遼東之舉則俄法無自而索酬即德無自而報怨就今教案啟釁德人亦不至驟據膠澳首冒不韙之名膠澳不租則旅順大連威海廣州九龍之要索俱或消滅於無形未可

知也。合肥合肥死而有知。其猶涕泣悔恨於地下乎。然而我國之大好軍港。已皆隨合肥而長逝。不自料其何日返矣。租借云乎哉。

注釋

膠澳

在山東膠縣舊係直隸州南。外窄內濶。羣山迴抱。西人稱為屯軍第一良港。

大連灣

土名青泥窪。在旅順東北。旅順

注見前。

廣州

在廣東省城縣東南。

威海衛

九龍

均見前。

投骨三句

見左宗襄覆陳伊犁事奏疏。

●戊戌變法

自光緒十五年至二十四年。為德宗親政之期。其間經中日戰爭。及各國

索租軍港。國勢大挫。幾岌岌矣。德宗乃有變法意。適主事康有為先後上

書。如德宗旨。益加感動。決計變法。時朝中分南北二派。北派主守舊。徐桐

李鴻藻為之首。南派主維新。翁同龢潘祖蔭為之首。慈禧太后袒北派。德

宗袒南派。世有后黨帝黨之稱。康有為之進用。翁所薦也。光緒二十四年

歲在戊戌正月。開經濟特科。設京師大學堂。并武科改試槍礮。已為革新

之動機。四月。恭親王奕訢薨。德宗益專心改革。下詔定國是。召見康有為。

與論變法事宜。於是汰冗員。開言路。廣置學校。罷廢時文諸詔。聯篇而下。

守舊者皆不悅。構諸西太后。太后以所施新政。無甚謬鑿。不欲急阻。惟罷翁同龢職。令其回籍。德宗乃擢用康有為。及其高弟梁啟超。暨同志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所有阻撓新政。如尚書懷塔布。許應駟。侍郎堃岫。徐會澧。溥頤。曾廣漢諸人。均罷斥。且以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甫閱百餘日。而宮廷之變端。又起。

德宗之決計變法。善矣。惜乎其志太銳。其勢太驟也。或謂中東戰爭。一敗塗地。各國索租軍港。要挾難堪。國是殆岌岌矣。不速變法。待諸何時。嗚呼。是未即清廷當日之情狀。默加考察。而因有是一偏之論也。德宗之權藉。能及慈禧乎。維新派之勢力。能與守舊派為敵乎。慈禧雖歸政有年。而德宗之一舉一動。時為監察。即廷臣章奏。亦嘗留意及之。故德宗雖有親政之名。而大權仍握慈禧之手。慈禧不欲變法。德宗顧獨能變法耶。且其時盈廷親貴。多半頑錮。語以新法。輒目之為漢奸。僅一常熟相國。以師保之親。與德宗同意。其餘皆後生新進。位卑資淺。遽欲破格錄用。駕出盈廷親貴之上。試問多年秉國之王大臣。能容

忍乎。不能容忍乎。夫慈禧亦非必痛嫉新法者。兩次訓政。於祖制多有變更。當諸臣媒藥之初。又嘗謂新政施行。無大背謬。即不阻止。是其新舊兩可之見。默寓言中。無如新者極新。舊者極舊。朝局水火。愈激愈離。四軍機驟入攬權。六堂官崇朝被斥。非常之變。震動宮廷。慈禧即新舊兼容。亦安能不因此懷疑。出而干預耶。吾謂德宗當日。不期變法之有成。則已。期其有成。務在內外兼權。慎重將事。漸以出之。巽以行之。但能小心翼翼。始終不怠。則母子之際。可以無嫌。勳戚之間。可以免謗。而變法之目的。亦不患其不達。此書所謂忍。乃有濟易所謂漸。則有功也。不此之圖。乃欲一蹴而幾。毅然圖治。革新之詔。月數十下。無論守舊諸臣。嘖有煩言。阻撓之舉。因之百出也。就令不爾銳進。易退太剛。必折以積重難返之中國。振之作之。思收功於旦夕間。吾恐一試無效。而其氣漸靡。再試無效。而其神益衰。至於屢試以後。仍不能返弱為強。有頽然而不自覺矣。然則如德宗之變法。其固有難以持久者耶。若夫維新諸子之所為。則亦蹈躐等躁進之弊。達官貴僚。充塞於廷。顧僅以三數同志。百日寵任。竟欲梓諸大老而盡

去之談何容易。或且謂其將效張柬之故事。以清君側而伸主權。志固大矣。其如度德量力之未足何哉。吾為德宗惜。吾且為維新諸子惜矣。

注釋

常熟相國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時為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師保

翁為德宗師傅在毓慶宮授讀最久故德宗甚倚賴

之四軍機

戊戌七月內閣候補

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

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

上行走贊

六堂官

郎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駘及侍

襄新政

后疾革迎中宗復位誅張易之昌宗等徙武后居上陽宮

西太后三次訓政

德宗之用康梁也。守舊者皆側目。及尚書懷許等被斥。舊黨益危。是時大學士榮祿出署直隸總督。夙為太后所信任。於是滿洲大臣及御史楊崇伊等。至天津與榮祿定議。返至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請復訓政。太后允其請。下詔稱帝病不能視事。仍懇太后臨朝訓政。遂置德宗於南海之瀛臺。令中官李蓮英監之。復飭嚴捕康梁二人。康曾奉督辦上海官報之命。先期出京。抵上海。將入港。英領事別遣小汽船。脫之於險。梁亦聞警。至日